



十七集

Xuelin Manlu

學林漫錄

顧頤剛
黃葵
王亮
王培軍
陳高華

西齋讀書記
馬寅初：只留清白在人间
密韻樓遺事瑣談
錢鍾書《也是集》的書名及其他
僧道多妻妾——元代戲曲的一個側面

中華書局



十七集

Xuelin Manlu

學

林

漫

錄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学林漫录. 十七集/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. —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9. 5

ISBN 978 - 7 - 101 - 06525 - 1

I. 学… II. 中… III. 杂著—中国—现代—选集
IV. Z429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13068 号

书 名 学林漫录 十七集

编 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

责任编辑 俞国林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版 次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630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 13½ 插页 2 字数 160 千字

印 数 1—25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6525 - 1

定 价 28.00 元

目 录

西斋读书记	顾颉刚/ 1
人海沧桑 十三则	朱 俊/ 28
马寅初:只留清白在人间	黄 葵/ 45
王力:一了百当	黄 葵/ 55
忆郑毅生师	邓锐龄/ 62
烈士暮年 (外一篇)	
——纪念邓恭三先生	陈智超/ 68
怀念李文信先生	刘凤翥/ 81
我的写字生活	费新我/ 90
密韵楼遗事琐谈	王 亮/104
顾颉刚先生藏书聚散考	顾 洪/120
中国古代书写格式考	孟彦弘/146
钱锺书《也是集》的书名及其他	王培军/157
记黄永年先生所藏善本碑拓题跋二则	曹旅宁/166
春蚕无食与新亭对泣	
——陶渊明《拟古》诗其九新解	范子烨/173
鲍照《数诗》和乾隆皇帝	丁福林/180

从“佛狸”的“佛”字注音说起 祝总斌/186

“芦管”是什么？ 陈传席/190

僧道多妻妾

——元代宗教史的一个侧面 陈高华/192

府邸世家满族的礼节与称谓 金启琮/200

述怀遥祝北京中华书局九五纪念(外一篇) 王伊同/211

西斋读书记

■ 顾颉刚

弁 言

民国六年夏后入京，耀堦为留西斋宿舍，一室四人，耀堦、君武、孟真及予。孟真闻见广博，每论一事，必探其源，课罢饭后，辄纵论世事学问，历久不倦，获益殊多。予每欲记之，不得暇闲，且精微之处，亦不敢下笔，恐非信意也。本年补修外国语加重，上课辄临夜餐，夜中部署事务，恒至于丑，虽欲腾出俄顷，笔记一则，犹未能为，故三月来仅于是册得五纸焉。七年一月初，年假期中，屏除他事，将月前所作文六篇写入，并记当事始末，凡三日而尽一册，案中积稿，为之一清。然半年所得甚多，或闻之于人者，或得之于心者，苟欲写出，犹数倍于此矣。流光急促而事繁，学问稽迟而志大，不知何年始使此心无遗憾也。七年一月五日，颉刚记于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。

马彝初先生曰：“成玄英《庄子疏》用俱舍宗，章太炎《齐物论释》用相宗。”

又曰：“《庄子》记颜渊语，校之《论语》，颇有同者。以此可见儒道两家自有可通之道。而《庄子》所记孔子语不尽寓言也。”〔眉批：王闿运言《庄子》与老异而与孔同。〕

九月三十号《神州日报》译《朝日新闻》云：“潍县陈氏自寿卿先生歿后（歿于光绪十一年，寿七十三），家道中落，所藏金石大半归端午桥。洎来叠经变乱，益以零落，惟十钟山房之十钟尚在。（十钟者，楚公钟大中小三，虞钟一，兮仲钟一，己侯钟一，虢叔编钟一，釐伯编钟一，余义编钟一，奇字编钟一。尚有邢大钟者，名为十钟，实共十一钟也。十一钟大小不等，最大为邢大钟，全高二尺二寸，最小为奇字编钟，高仅七寸六分。中国古铜器中，钟为最少，此十钟实希世珍也。）迺以贫乏售与青岛三原洋行原口统三郎。原口氏资至京都大学大阪旅馆，乞好古家鉴定，决为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之物。有谓己侯钟之己字，与纪字通，纪国见《左传》，疑此钟由纪侯台掘出。最小之奇字编钟，其铭有惟戊十有九年等字，或谓为商代之物，则距今已三千三百馀年矣。”

孟真曰：“京中有保定人某，设古玩公司，资本五百万，而专好做外国人生意，数百金之值，不在目也。门口不悬牌求市，虽往询之，亦不以实告。予曾与之语，觉其人绝无国家思想。居西什库。”

又云：“京中商业以鲁人为最大，然鲁人中惟章邱之孟氏而已。孟氏族每一支，支每一房，皆有商业。不仅雄于都市也，即济南、天津、九江、郑口诸处，亦莫不为懋迁之长。”

又曰：“太炎先生《文始》中多黄季子证得者，不啻三之一也。《国故论衡·小学》篇论音韵诸作，亦有取者。”

论诸子所从出者有三说：《庄子》说出于古之道术，《淮南》说出于当时际会，《艺文志》说出于周之王官。胡适之先生谓九流不出于王官，有驳议一篇，登《太平洋杂志》七号。又谓《七略》所以

谓出于王官者，或刘歆假造《周官》，而以之助成其说耳。〔眉批：胡先生取《淮南》说。孟真谓胡先生过信今文。〕

聘三曰：“孔子以仁为体，以礼为用，以洁矩为方法，以中庸为极则。”

与孟真语，孟真谓为学尚在途径中。予谓学之本体可望而不可即，无论学至何境，曩见其为本体而就之，及至于是体，乃仍在途径之中。譬如《大学》由格物致知而至于平天下，凡经七目。似此七目者，皆途径，则平天下其本体矣。然天下平矣，复何所为，将以是止耶，将不以是止耶。《庄子》曰：“天之苍苍，其正色耶，其远而无所至极耶。”以此喻学，则所见之苍苍而认为天之本体者，即远而无所至其极之天之途径也。所见之物有所归事有所准而认而学之本体者，即物待以归事待以准之学之途径也。〔眉批：此问撰语未明，应改窜。〕《易》曰：“物不可终穷，故受之以未济终。”夫《易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吉凶备列，动静有常，所要者其归也。乃仍不得其归宿，进而弗可已，是则孰为本体，孰为途径，盖难言矣。为学之事，予譬之射，使膂力绝壮，虽矢鏃不止可也。以膂力之必有限，与所经之必有阻，故矢鏃必有止。止于远，止于近，胥视此二者为衡。〔眉批：常人本未射，何有于矢止。〕自近以观远，若不可及矣。若彼得其所宜止，而我未得矣，此非其实也。（自途径言，则本体即在途径之中。自本体言，则途径即在本体之中。二者未始有端，在于其观，观其一即足以尽。）〔眉批：惟其如此，故学无止境。惟最有学者，愈知学之不足。学愈勤而断愈懦矣。〕

孟真曰：“季刚先生与刘申叔为盟兄弟，筹安会既起，先生投书绝交，书甚善。”又闻罗君正溥言，刘与黄同岁生，刘较长数月，

今年皆三十三岁。

孟真曰：“太炎先生之佛学，盖受自廖季平。当先生系沪上西狱，廖君屡往存问，因劝潜心学佛。故先生与廖君虽说经家派不同，不深致诟病。”坤按：国中为学主者，近世惟康长素与太炎先生，风从最众，建设最著。康君之学受之廖氏，屡闻称说。今太炎先生又受其学，则廖君洵开创时世者已。

孟真曰：“严又陵《穆勒名学》实已译毕，稿为某君买去，板权应归某君，然贫乏不能胜事，他书肆亦恐折阅，不市，故终不得出版，严氏亦无权过问也。”按：此事亦未闻人道过。（孟真曰：此马相伯先生语。）

孟真曰：“今世学风，趋于周秦诸子，然真有诸子之风者，太炎先生一人而已。王湘绮虽注录数子，然其人其文，均以魏晋人为模范。”〔眉批：孟真后又曰：“太炎先生亦有魏晋之风，与王君殆同。”〕

孟真述季刚先生语曰：“《七略》中之《诗赋略》，不入《六艺略》诗家者，以篇籍多也。使史书繁博，则向、歆自从《春秋》家录出太史公书，别为《史乘略》矣。”坤按：书籍分类，因于篇章之多寡，自非究义。

孟真又述其语曰：“诗先于言语。盖诗者，自然之感也，非以言语可勉强造也。”坤按：落花水面皆文章，当即此义。故贵自然文学。

4 孟真又述其语曰：“经学分家派，本不为善，然苟为其学，即不

得不借家派以为其假定，而后一切义类有所附；得其义，乃舍其家，则知所择矣。”坤按：假定一言，是极，此即为科学之方法也。

十二月七号，胡适之先生以英语演说《新大同主义》。翌日，耀堉请书其要旨，因得转录之如下：

古之大同主义，约有三种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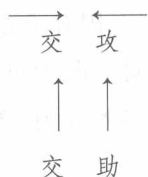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个人具独立思想，不愿受社会国家之羁绊，故非国家而倡大同。

二、承认人类同具思辨力，如同国之人同受一种法律之裁制，故以世界为大国家。

三、含宗教的性质，如墨子以天志为本，又如耶稣以天父为本。

然此三种在今日俱无大效力，今日之新大同主义，乃实际的救世政策也。其大旨欲使世界各国为同力合作之组织，不以武力相侵害，而以实力相协助。

今日大患，在于“武力”之浪用，例如下图：



如上图，则两力相消，归于○。如下图，则两力相助，其效等于二百倍。

今日之大同主义，乃以下图为宗旨，求各国公同协力为人类谋公同之乐利者也。

半年以来，杂作泛观，未能整顿功夫，专求一学，盖有数因在：第一交际较前为多，每日辄有数人来舍闲谈，纵不先施，亦必自至，虽无聊赖，卒难遣屏。此系积年相识渐多，又住西斋，与讲室

相邻，便于趋过之故。第二，课时较前为久，每日上课，辄至宵分，实在自修时间，仅得晚饭之后二三小时。交际多则杂事繁，惟有以自修时间供交际之余食而已。既负此心，常觉愧怍，默念以后得有机缘，便当静室读书，却尽酬应。今日之事，姑以观世故，虽强笑为欢，而由客观方面以研究之，固亦可以为学问之资矣。

近所作文，有请变更中国哲学教授方法上校长学长呈，有取览印刷品不便上校长公呈，有请售旧讲义上图书主任呈，有陈图书馆改进意见上图书主任呈，有相视会草约，有逻辑三宗论，凡六篇，均写记后方，亦三月来成绩也。

马彝初先生本不知学，其先本托陈介石先生之思想格律以自重，及见陈独秀学长，即弃陈先生而附之。孟真谓见夏震武集，有与马君书，甚奖进之，盖马亦求荣于夏氏之门也。夏在今日，顽旧称最，与陈学长之为人，适居极端反对之地位，而马皆取悦焉。当上学期教授评议会日，马从陈学长意旨，与黄季刚先生冲突，黄诋之，马曰：“人各有志，勿相强也。”黄曰：“予固有予志，君非君之志而他人之志耳。”此可知马之为人矣。同学既无可商，因独上呈文，请变更中国哲学教授方法，由学之根本立说，盖明知以学为教，则马固不能为也。

呈为请变更中国哲学教授方法事：

案文科中国哲学门第二年级本学期中国哲学一课，胡适之先生以《墨子》教授，马彝初先生以《庄子》教授。闻胡先生担任墨、法二家，马先生担任儒、道二家，以后教科，均循此次序。惟生窃有以为不然者，请陈其指：

所贵乎学者，为其能总会众理，施以纲领条目，不为一代一人之言限也。所当乎学校教科者，必其能完具一学科之常

识,以为他日进学之豫备,不在陈古籍而讽籀之也。儒、道、墨、法为周代九流之家学,墨子、庄子为墨家之专人,中国哲学者何也?中国古今圣贤达人之言语思想,居今日而以哲学学理条贯之评判之,成为哲学之一部也。中国哲学课者何也?使学生略识中国哲学之普遍条理,握要以察物,范围之内,莫不可求其征应。又与西洋、印度哲学比较会通,审中国哲学在哲学上之位置也。九流诸子者,中国哲学之材料耳,中国哲学之历史耳,一家琐碎之言而非立统系的中国哲学也。以中国哲学之课,杂授古代一家之言,虽曰哲学课非哲学可也。按之立学宗旨,得无背戾?间尝论之,中国学术之不进,由于笺注多而集略少。集略之书,期于统观而得其比较,定其类从,实为成立科学之途径,然非博闻则不易为;笺注者,曲成其意,务得解释,一学之中,此籍与彼籍不同可不计,以至一篇之中,前后自陷,亦可不问,虽非究心,而援笔可托,使中国之学离析分崩,经籍则一而习之者分为数家之传,相争相诋,终不得见其真际者,逐末之罪也。今假如肄习《庄子》,随文敷义(随文敷义,则古人有是无非,总会比较,而后古人之是非见),虽复游心冥眇,发为玄言,逍遥齐物,解说尽致。然逍遥齐物,于中国哲学如何关联?与外国哲学如何比较?究竟在哲学上如何派别?如何位置?在彼如何由逻辑以立其言?在我如何由逻辑以然否其说?此非专守本文之所能言也。即使一一牖陈,确成学说,然专研一学说者,他日独修自学之事,今日固不能言。诚如今日举一家一人而备析言之,半岁而尽一二人之说,则一国哲家,名其说者以千数,虽假以百年,毕生受业,犹恐不尽,而况学课仅馀岁半,将谓称说畸零数家,即为竟事乎?挂一漏万,习为暖姝,受中国哲学课,而仅得儒、道、墨、法之绪论以自止,不且自欺乎?前数岁,本学门学课分中国哲学为经学、诸子学、宋学,今合三种

为中国哲学，所留春秋、公羊学，改为特别演讲。推学校之意，岂不曰：公羊家说之关系于社会伦理政治法律方面者，自有社会伦理政治法律诸学为之定其是非，择其取舍，其有关于人事学术思潮者，有学术史在；其自有之范围，仅在于一籍一家之言，是为国故而非科学，愿为国故者，则任其听讲，不加限制，非强人必受业也。今周秦诸子之言，所待考定于科学者，犹之公羊家，其关于人事学术思潮者，亦自有哲学史在，材料应择确当，历史已有专属，中国哲学之为物，大可知矣。今乃徒以诸子原书为中国哲学，得毋难寻普遍之理，而易为章句之解乎？向之务为循文讲义者，犹可云：课程所定，为经学、诸子学、宋学，尚不倍轶其名也；今既名之曰中国哲学，哲学无专属之书，非创造则不可。纵云前无途辙，作始未易，绳准检定，匪朝夕事；然已标揭于学校而讲习之矣，则翦除荆棘，以启山林，正今日之责任也，乃犹难其所难，迹其趋避，虽名殊巧拙，而实事相孚，亦何贵有此革更哉！窃意中国哲学一课，应另制教授方法，务必从逻辑以施研究；所有胡先生教授墨子课，马先生教授庄子课，应如公羊课例，改为特别演讲，庶几循名责实、惜时进学之道。是否有当，请予裁夺是幸。谨呈校长、文科学长。

民国六年十月二十三日。

胡适之先生教科本善，此呈因从根本上立论，故不得不连带及之，志实不在此也。呈既上，翌日即得蔡校长批云：“中国哲学史详哲学思想进化之系统，中国哲学则择其较为重要诸家特别讲耳，以为特别演讲，本无不可。”又云：“中国哲学之名，本不合于论理，不久当废。”陈学长批云：“学术只有派别之分，无国界之分。课程中中国哲学名词，已拟作废，易以各家各派哲学名称，似较合于理论也。”二批固有语病，（以古人原书为中国哲学，固不合于论理，然于哲学上抽出中国一部分，谓之中国哲学，则未尝不合于论

理。不能为其事，而遂废其名，此蔡校长之语病也。各家各派之学说，每因地望而殊；中国之各家各派虽互异，然较之西洋、印度，则自有同性在，此亦史上应有之问题。谓学术只有家派而无国界，使所谓家派者，为科学上之家派，如唯心唯物、一元二元之类，固自可言；而今之所谓家派，则专就儒墨道法而言，此见其一隅而忘其大体也。予此呈用名甚谨，必具科学条贯，始谓之学，学史上之家派，则称为一家之言，不谓之学。而陈学长不能知之，乃曰废中国哲学之名，而易以各家各派哲学之名，此犹废五谷之名，而易以稻粱菽麦黍也。夫予之所求者学而已，使其言而为学，则称中国哲学可也，称儒家哲学、道家哲学亦可也；使其言而不为学，无论大而至中国，小而至各家各派，皆不足当哲学二字。而陈学长不能知也，乃云似较合于理论，夫孰贵此朝三暮四之理论乎。）然已不啻承认改变课程为应有之事，（废中国哲学一名，改各家派为特别讲演。）而荏苒未变，倘亦有为难之处。予初拟续上一呈，叩其究竟，君武劝之，谓不如待至下学期，观变否定进止，属草未半，遂稽置之。中国哲学史课，本延谢无量，嗣谢不果来，胡先生即改墨子课为中国哲学史，事在呈上后三日，未审此呈与有力否。

吾校事务员承积年之敝，怠事玩应，至感不便。十一月中发行《日刊》后，予以索购不得，乃牵连其他事项，集合多人，上一公呈。其文如下：

校长钧鉴：

自本校逐渐扩充，印刷品日以增多。生等对于学校治理，盼望弥殷，对于出版物，自必竭诚愿睹，用察学校与自身之切要关系。而事务员弗审斯旨，以为学生数众，难以遍应，对于请求，视若烦扰；故接待之顷，每每恣情留难，毕力以寝事，而拒人于门外。既违校长整顿之心，更负生等诚笃之望。谨将关于发行印刷品应行整顿事项，条陈数则，伏祈鉴核。

施行。

一 本校《日刊》为全校而设，非专为教职员而设，所载法令通告，皆与学生密切相关，方当求学生瞻览之不暇，岂有珍秘不与之理。乃出版之初，未许学生定阅；经在钩处请求转饬办理以后，登载告白，谓可定购，而语气中若甚以学生请求为多事者，已非诚挚相待之意。至今既往定阅，乃又谓必须从下月一号开始，本月概不售给，是明明又与告白中从定报日起发之言相为矛盾。事务员在在图办事省便，不恤压没学生意志，非今日学校所宜有。应请谕知文牍课，饬将此项办法取消；凡定报者概从第一号补起，如存报不多，应即补印发行（国史编纂处规程、研究所科目等，皆生等所愿留检，出版之期甚近，补印绝非难事，请勿任事务员推托）。其校外购阅，并任邮寄，以广声教。

一 应行发布之印刷品，原期大众周知，纵不索取，亦当赠送。乃事务员对于各项规程单行印刷者，尽情秘惜，多方推却。自研究所成立后，生等每有友人托代求章程及科目表，方谓生等既在校内，取携甚便。孰意当向事务员索取时，不谓已经发完，即称尚待修正，屡次空手而归。此等留难之处，实阻学校发达之机。如确系印刷不多，何以不可多印分数。应请严加整顿，勿任玩忽。

一 自定制讲义券后，按券领取，为事甚便。惟讲义按分齐叠，好坏兼收，每得破碎模糊不可认者，持向收发讲义处更易，虽明有积存，而终承坚拒，未免过于操切。又印发讲义，每视教授严峻和易之差，以定应付之缓急。教授有不屑与较论者，所编讲义稿，往往恣意延搁，临时不获课业。案学校虽有废止或减少讲义计划，此系教授方面之事，事务员不得假借时会，逞其怠惰。应请严予惩戒，勿使教授为事务员播弄，而学生受其困累。

一 讲义以铅印不及应付，多半仍用油印。油印每纸字数，较铅印者减半有馀，自应酌量损值，而收发讲义处对于购售油印讲义者，仍须照铅印价值纳资。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油印讲义，每铜圆三枚得购十页。拟请饬知讲义处，更定价格，铅印者仍依原价，油印者照铅印减三分二收资，庶核实平允。其前数年讲义未发尽者，今由教务课束置，无所应用，并宜归入收发讲义处，照价出售。

一 《月刊》皆论学之文，与生等关系尤为重要。今出版期近，深恐事务员对待烦苛，欲读不得；应请豫筹购买办法，俾临时无留难之虑。其关于研究所报告讲演录及论文等，印刷单行者，并请订定流通规程，以利问学之道。

文科学士：顾颉刚、迪福鼎、傅斯年、潘家洵、张庭济、欧阳道达、赵健、孙本文、徐彦之、顾名、俞平伯、杨振声、赵儒珍谨呈

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。

此呈既上，翌日即有《日刊启事》云：本《日刊》可由同学诸君定购，已经广告。兹为便利阅者起见，诸君欲从何号购起，俱听其便。惟补购之报，以补印为艰，只好以存者为限，尚其谅之。又图书主任通告云：叠接学生诸君来函，陈述办事员办事不亲切之弊。除一面切嘱各办事员尽情待遇外，学生中有自感苦痛之实证，如索取规程及科目表种种，而事务员借故不发；讲义破碎模糊，不肯换易；或印发过于迟缓等类，尽可指名函告本馆，以期切实整顿。特此通告。翌三日，图书主任通告，对于第四条已饬知收发讲义处照办。此呈所述，已不啻完全办到，事务员威严气象，顿时为之减杀，人心称快焉。

第四条既允照办，因往收发讲义处购旧讲义，乃复以教务课函件推却。是夜复草上图书主任一呈，文曰：

图书主任钧览：

窃生昨日至收发讲义处购买旧讲义，事务员以文科教务课函件相示。函中略谓当时印刷讲义，依学生人数分配，除存根十份外，所余概不完全云云。讲义处据此，遂谓旧讲义未能购买。生告以愿购不完全者，请其至教务催交，亦未承允。窃谓旧讲义许发购售，既蒙主任通告，而不完全讲义，学生亦愿购售，又已向事务员陈述，是所求于教务课者，只要将旧讲义送交讲义处；所求于讲义处者，只要将旧讲义应学生之购售；其责已尽，至于讲义之应否完全，与不完全者之不必购诵，均不劳代为筹计也。上学年教务课未迁进新屋时，观其堆积讲义，一室差满，私计所有存根，当不及此。今读其去函，曰所余，则固有余存可知；曰不完全，则固有不完全之一部存留可知。按存根十份，既非学生所要素，其余束置一室，本无所用，购出未有不便。乃此检交一手续，犹颇吝惜，胡憚事之甚也。拟请会商文科学长，至积存讲义室查明，即飭令教务课移交收发讲义处，并责成该处事务员，切实应售，勿许以缺少推托，实为公便。

学生顾颉刚谨上。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。

去函后，又请子俊在陈学长处陈述一过。翌日，予至讲义处，处中事务员谓予曰：“旧讲义当于年假中清理一过，再应购售。君所欲种类，请书付可也。”然文科教务课一函，依然粘贴窗上。可见学校如何整顿，而事务员怠惰求规避之心，终不可救。购买旧讲义一事，强其所弗愿，恐终不能如我之志耳。

十月中，章行严先生接任图书主任后，即下通告，谓馆章预备改订，所有阅书时间、书籍分类、取书方法及其他应行改良之处，学生诸君如有意见，尽可开列送交本馆，以便择取，云云。予笃好书籍，而于本校图书馆踪迹颇稀，由其取书不便也。因草条陈若干则，而馆中随时改变，予陈即不得不随时窜易。十一月三十号